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玄怪錄

第一卷

○杜子春 杜子春者，周、隋間人。少落魄，不事家產，然以心氣閑縱，嗜酒邪遊。資產蕩盡，投於親故，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。方冬，衣破腹空，徒行長安中，日晚未食，彷徨不知所往，於東市西門，饑寒之色可掬，仰天長吁。有一老人策杖於前，問曰：「君子何歎？」子春言其心，且憤其親戚疏薄也。感激之氣，發於顏色。老人曰：「幾緡則豐用？」子春曰：「三五萬則可以活矣。」老人曰：「未也，更言之。」曰：「萬。」曰：「未也。」乃言：「百萬。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三百萬。」乃曰：「可矣。」於是袖出一緡，曰：「給子今夕，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，慎無後期。」及時，子春往，老人果與錢三百萬，不告姓名而去。

子春既富，蕩心復熾。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，乘肥衣輕，會酒徒，徵絲竹歌舞於倡樓，不復以治生為意。一二年間，稍稍而盡。衣服車馬，易貴從賤，去馬而驢，去驢而徒，倏忽如初。既而復無計，自歎於市門。發聲而老人到，握其手曰：「君復如此，奇哉！吾將復濟子，幾緡方可？」子春慚不對，老人因逼之，子春愧謝而已。老人曰：「明日午時，來前期處。」子春忍愧而往，得錢一十萬。未受之初，憤發以為從此謀生，石季倫、猗頓小豎耳。錢既入手，心又翻然，縱適之情，又卻如故。不三四年間，貧過舊日。復遇老人於故處，子春不勝其愧，掩面而走。老人牽裾止之，曰：「嗟乎！拙謀也。」因與三十萬，曰：「此而不痊，則子貧在膏肓矣。」子春曰：「吾落魄邪遊，生涯罄盡。親戚豪族，無相顧者，獨此叟三給我，我何以當之？」因謂老人曰：「吾得此，人間之事可以立，孤孀可以衣食，於名教復圓矣。感叟深惠，立事之後，唯叟所使。」老人曰：「吾心也。子治生畢，來歲中元，見我於老君雙檜下。」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，遂轉資揚州，買良田百頃，郭中起甲第，要路置邸百餘間，悉召孤孀分居第中，婚嫁甥姪，遷附旅櫛，恩者煦之，饑者復之。既畢事，及期而往。

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，遂與登華山雲臺峰。入四里餘，見一居處，室屋嚴潔，非常人居。彩雲遙覆，鸞鶴飛翔，其上有正堂，中有藥爐，高九尺餘，紫燄光發，灼煥窗戶。玉女九人環爐而立，青龍白虎，分據前後。其時日將暮，老人者不復俗衣，乃黃冠絳帔士也。持白石三丸，酒一卮遺子春，令速食之。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，東向而坐，戒曰：「慎勿語，雖尊神、惡鬼、夜叉、猛獸、地獄，及君之親屬為所囚縛，萬苦皆非真實，但當不動不語耳。安心莫懼，終無所苦。當一心念吾所言。」言訖而去。子春視庭，唯一巨甕，滿中貯水而已。

道士適去，而旌旗戈甲，千乘萬騎，遍滿崖谷來，呵叱之聲動天，有一人稱大將軍，身長丈餘，人馬皆著金甲，光芒射人。親衛數百人，拔劍張弓，直入堂前，呵曰：「汝是何人，敢不避大將軍！」左右竦劍而前，逼問姓名，又問作何物，皆不對。問者大怒，催斬，爭射之，聲如雷，竟不應。將軍者勃怒而去。俄而猛虎、毒龍、狻猊、獅子、腹蛇萬計，哮吼拿攫而爭前，欲搏噬，或跳過其上。子春神色不動。有頃而散。既而大雨滂澍，雷電晦暝，火輪走其左右，電光擊其前後，目不得開。須臾，庭際水深丈餘，流電吼雷，勢若山川開破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間，波及坐下。子春端坐不顧。未頃而散。將軍者復來，引牛頭獄卒，奇貌鬼神，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，長槍刀叉，四面周匝，傳命曰：「肯言姓名即放，不肯言，即當心叉取置之鑊中。」又不應。因執其妻來，拑於階下，指曰：「言姓名免之。」又不應。乃鞭捶流血，或射或斲，或煮或燒，苦不可忍。其妻號哭曰：「誠為陋拙，有辱君子。然幸得執巾櫛，奉事餘年矣，今為尊鬼所執，不勝其苦。不敢望君匍匐拜乞，望君一言，即全性命矣。人誰無情，君乃忍惜一言。」兩淚庭中，且咒且罵，子春終不顧。將軍曰：「吾不能毒汝妻耶？」令取鏗確，從腳寸寸剉之。妻叫哭愈急，竟不顧之。將軍曰：「此賊妖術已成，不可使久在世間。」敕左右斬之。

斬訖，魂魄被領見閻羅王。王曰：「此乃雲臺峰妖民乎？」促付獄中，於是熔銅、鐵杖、碓磨、火坑、鑊湯、刀山、劍林之苦，無不備嘗。然心念道士之言，亦似可忍，竟不呻吟。獄卒告：「受罪畢。」王曰：「此人陰賊，不合得作男身，宜令作女人。」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，生而多病，針灸醫藥之苦，略無停日。亦嘗墜火墮床，痛苦不濟，終不失聲。俄而長大，容色絕代，而口無聲，其家目為啞女，親戚相狎，侮之萬端，終不能對。同鄉有進士盧珪者，聞其容而慕之，因媒氏求焉。其家以啞辭之，盧曰：「苟為妻而賢，何用言矣！亦足以戒長舌之婦。」乃許之。盧生備禮親迎為妻，數年，恩情甚篤，生一男，僅二歲，聰慧無敵。盧抱兒與之言，不應。多方引之，終無辭。盧大怒曰：「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，纔不笑爾。然觀其射雉，尚釋其憾。今吾陋不及賈，而文藝非徒射雉也，而竟不言。大丈夫為妻所鄙，安用其子！」乃持兩足，以頭撲於石上，應手而卒，血濺數步。子春愛生於心，忽忘其約，不覺失聲云：「噫！」

「噫」聲未息，身坐故處，道士者亦在其前，初五更矣。其紫燄穿屋上天，火起四合，屋室俱焚。道士歎曰：「措大誤余乃如是！」因提其髻投水甕中。未頃，火息。道士前曰：「出。吾子之心，喜怒哀懼惡欲，皆能忘也。所未臻者，愛而已。向使子無『噫』聲，吾之藥成，子亦上仙矣。嗟乎！仙才之難得也！吾藥可重煉，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。勉之哉！」遙指路使歸。子春強登基觀焉，其爐已壞，中有鐵柱大如臂，長數尺。道士脫衣，以刀子削之。

子春既歸，愧其忘誓，復自效以謝其過，行至雲臺峰，絕無人跡，歎恨而歸。

○裴謔

裴謔、王敬伯、梁芳約為方外之友。隋大業中，相與入白鹿山學道，謂黃白可成，不死之藥可致，雲飛羽化，無非積學。辛勤採煉，手足胼胝，數年間。無何，梁芳死，敬伯謂謔曰：「吾所以去國忘家，耳絕絲竹，口厭肥豢，目棄奇色，去華屋而樂茅齋，賤歡娛而貴寂寞者，豈非覬雲駕鶴，遊戲蓬壺？縱其不成，亦望長生，壽畢天地耳。今仙海無涯，長生未致，辛勤於雲山之外，不免就死。敬伯所樂，將下山乘肥衣輕，聽歌玩色，遊於京洛，意足然後求達，垂功立事，以榮耀人寰，縱不能憩三山，飲瑤池，駉龍衣霞，歌鸞飛鳳，與仙翁為侶，且腰金拖紫，圖影凌煙，廁卿大夫之間，何如哉？子盍歸乎？無空死深山。」謔曰：「吾乃夢醒者，不復低迷。」敬伯遂歸，謔留之不得。時唐貞觀初，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，大將軍趙拙妻之以女。數年間，遷大理評事，衣緋，奉使淮南，舟行過高郵。

制使之行，呵叱風生，行船不敢動。時天微雨，忽有一漁舟突過，中有老人，衣蓑戴笠，鼓棹而去，其疾如風。敬伯以為吾乃制使，威振遠近，此漁父敢突過我。試視之，乃謔也。遽令追之，因請維舟，延之坐內，握手慰之曰：「兄久居深山，拋擲名宦而無成，到此極也。夫風不可繫，影不可捕，古人倦夜長，尚秉燭遊，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？敬伯自出山數年，今廷尉評事矣。昨者推獄平允，乃天錫命服。淮南疑獄，今（左）右獻於有司，上擇詳明吏覆訊之，敬伯預其選，故有是行。雖未可言官達，比之山叟，自謂差勝。兄甘勞苦，竟如曩日，奇哉！奇哉！今何所須，當以奉給。」

謔曰：「吾儕野人，心近雲鶴，未可以腐鼠嚇也。吾沉子浮，魚鳥各適，何必矜炫也。夫人世之所須者，吾當給爾，子何以贈我？吾與山中之友，或市藥於廣陵，亦有息肩之地。青園橋東，有數里櫻桃園，園北車門，即吾宅也。子公事少隙，當尋我於此。」遂倏然而去。

敬伯到廣陵餘日，事少閑，思謔言，因出尋之。果有車門，試問之，乃裴宅也。人引以入，初尚荒涼，移步愈佳。行數百步，方及大門，樓閣重複，花木鮮秀，似非人境。煙翠蔥蘢，景色妍媚，不可形狀。香風颯來，神清氣爽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意，不復以使車為重，視其身若腐鼠，視其徒若螻蟻。既而稍聞劍佩之聲，二青衣出曰：「阿郎來。」俄有一人，衣冠偉然，儀貌奇麗，敬伯前拜，視之乃謔也。裴慰之曰：「塵界仕官，久食腥羶，愁欲之火燄於心中，負之而行，固甚勞困。」遂揖以入，坐於中堂，窗戶棟樑，飾以異寶，屏帳皆畫雲鶴。有頃，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，器物珍異，皆非人世所有，香醪嘉饌，目所未窺。既而日將

暮，命其促席，燃九光之燈，光華滿座。女樂二□人，皆絕代之色，列坐其前。

裴顧小黃頭曰：「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，道情不固，棄吾下山，別近□年，纔為廷尉屬。今俗心已就，須俗妓以樂之。顧伶家女無足召者，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。如近無姝麗，五千里內皆可擇之。」小黃頭唯唯而去。諸妓調碧玉箏，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，引一妓自西階登，拜裴席前。裴指曰：「參評事。」敬伯答拜，細視之，乃敬伯妻趙氏也。敬伯驚訝不敢言，妻亦甚駭，目之不已。遂令坐玉階下，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，趙素所善也，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。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，趙顧敬伯，潛繫於衣帶。妓奏之曲，趙皆不能逐。裴乃令隨趙所奏，時時停之，以呈其曲。其歌舞雖非雲韶九奏之樂，而清沉宛轉，酬獻極歡。天將曉，裴召前黃頭曰：「送趙氏夫人。」且謂曰：「此堂乃九天畫堂，常人不到。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，憐其為俗所迷，自投湯火，以智自燒，以明自賊，將沉浮於生死海中，求岸不得，故命於此，一以醒之。今日之會，誠難再得，亦夫人之宿命，乃得暫遊，雲山萬重，往復勞苦，無辭也。」趙拜而去。

裴謂敬伯曰：「評事公使車留此一宿，得無驚群將乎？宜且就館，未赴闕關時，訪我可也。塵路遐遠，萬愁攻人，努力自愛。」敬伯拜謝而去。後五日，將還，潛詣取別，其門不復有宅，乃荒涼之地，煙草極目，惆悵而返。

及京奏事畢，得歸第第，諸趙競怒曰：「女子誠陋拙，不足以奉事君子。然已辱厚禮，亦宜敬之。夫上以承祖先，下以繼後事，豈苟而已哉。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？朱李尚在，其筮足徵，何諱乎？」敬伯盡言之，且曰：「當此之時，敬伯亦自不測。此蓋裴之道成矣，以此相炫也。」其妻亦記得裴言，遂不復責。

吁！神仙之變化，誠如此乎？將幻者嚮術以致惑乎？固非常智之所及。且夫雀為蛤，雉為蜃，人為虎，腐草為螢，蜣螂為蟬，鯤為鵬，萬物之變化，書傳之記者，不可以智達，況耳目之外乎！

○韋氏

京兆韋氏女者，既笄二年，母告之曰：「有秀才裴爽者，欲聘汝。」女笑曰：「非吾夫也。」母記之，雖媒媼日來，盛陳裴之才，其家甚慕之，然終不諧。又一年，母曰：「有王悟者，前參京兆軍事，其府之司錄張審約者，汝之老舅也，為王媒之，將聘汝矣。」女亦曰：「非也。」母又曰：「張亦熟我，又為王之媒介也，其辭不虛矣。」亦終不諧。

又二年，進士張楚金求之。母以告之，女笑曰：「吾之夫乃此人也。」母許之，遂擇吉焉。既成禮訖，因其母徐問之，對曰：「吾此乃夢徵矣。然此生之事皆見矣，豈獨適楚金之先知乎！某既笄，夢年二□適清河楚金，以尚書節制廣陵，在鎮七年，而楚金伏法。闔門皆死，惟某與新婦一人，生入掖庭，蔬食而役者□八年，蒙詔放出。自午承命，日暮方出宮關，與新婦渡水，迨暗及灘，四顧將昏然，不知所往，因與新婦相於灘於掩泣，相勉曰：『此不可久立，宜速渡。』遂南行。及岸數百步，有壞坊焉。自入西門，隨垣而北，其東大門屋，因造焉，又無人而大開，遂入。及壞戟門，亦開，又入。逾屏迴廊四合，有堂既扁。階前有四大櫻桃樹林，花發正茂。及月色滿庭，似無人居，不知所告。因與新婦對臥階下。未幾，有老人來詬逐，告以前情，遂去。又聞西廊步必履之聲，有一少年郎來詬，且呼老人令逐之。苦告之，少年郎低首而走。徐乃白衫素履，哭拜階下曰：『某尚書之姪也。』乃慟哭曰：『無處問耗，不知阿母與阿嫂至，乃自天降也。此即舊宅，堂中所鎖，無非舊物。』慟哭開戶，宛如故居之地，居之九年前從化（本句疑有脫誤）。」其母大奇之。且人之榮悴，無非前定，素聞之矣，豈夢中之信，又如此乎？乃心記之。

俄而楚金授鉞廣陵。神龍中，以徐敬業有興復之謀，連坐伏法，惟妻與婦■死，配役掖庭□八年，則天因降誕日，大縱籍役者，得■例焉。午後受詔，及行，總監緋闈走留食，候之。食畢，實將暮矣。其褰裳涉水而哭，及宅所在，無差夢焉。

噫！夢，信徵也，則前所敘扶風公之見，又何以借焉？

○元無有

寶應中，有元無有，嘗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。值日晚，風雨大至。時兵荒後，人戶逃竄，入路旁空莊。須臾，霽止，斜月自出。無有憩北軒，忽聞西廊有人行聲。未幾，至堂中。有四人，衣冠皆異，相與談諧，吟詠甚暢，乃云：「今夕如秋，風月如此，吾輩豈不為文，以紀平生之事？」其文即曰口號聯句也。吟詠既朗，無有聽之甚悉。其一衣冠長人曰：

「齊紈魯縞如霜雪，寥亮高聲為子發。」

其二黑衣冠短人曰：

「嘉賓良會清夜時，輝煌燈燭我能持。」

其三故弊黃衣冠人，亦短陋，詩曰：

「清冷之泉俟朝汲，桑綆相牽常出入。」

其四黑衣冠，身亦短陋，詩曰：

「爨薪貯水常煎熬，充他口腹我為勞。」

無有亦不以四人為異，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，遞相褒賞，羨其自負，雖阮嗣宗《詠懷》亦不能加耳。四人遲明方歸舊所，無有就尋之，堂中惟有故杵、燭臺、水桶、破鐺，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為也。

○郭代公

代國公郭元振，開元中下第，自晉之汾，夜行，陰晦失道。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，以為人居也，逕往投之。八九里有宅，門宇甚峻。既入門，廊下及堂下燈燭輝煌，牢饌羅列，若嫁女之家，而悄無人。公繫馬西廊前，歷階而昇，徘徊堂上，不知其何處也。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，嗚咽不已。公問曰：「堂中泣者，人耶，鬼耶？何陳設如此，無人而獨泣？」曰：「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，能禍福人，每歲求偶於鄉人，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。妾雖陋拙，父利鄉人之五百緡，潛以應選。今夕，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，到是，醉妾此室，共鎖而去，以適於將軍者也。今父母棄之就死，而令惴惴哀懼。君誠人耶，能相救免，畢身為掃除之婦，以奉指使。」公憤曰：「其來當何時？」曰：「二更。」公曰：「吾忝為大丈夫也，必力救之。如不得，當殺身以徇汝，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。」女泣少止，於是坐於西階上，移其馬於堂北，令一僕侍立於前，若為賓而待之。

未幾，火光照耀，車馬駢闐，二紫衣吏人而復出，曰：「相公在此。」逡巡，二黃衣吏人而出，亦曰：「相公在此。」公私心獨喜：「吾當為宰相，必勝此鬼矣。」既而將軍漸下，導吏復告之。將軍曰：「入。」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。即東階下，公使僕前曰：「郭秀才見。」遂行揖。將軍曰：「秀才安得到此？」曰：「聞將軍今夕嘉禮，願為小相耳。」將軍者喜而延坐，與對食，言笑極歡。公於囊中有利刀，思取刺之，乃問曰：「將軍曾食鹿臘乎？」曰：「此地難遇。」公曰：「某有少須珍者，得自御廚，願削以獻。」將軍者大悅。公乃起，取鹿臘並小刀，因削之，置一小器，令自取。將軍喜，引手取之，不疑其他。公伺其無機，乃投其脯，捉其腕而斷之。將軍失聲而走，導從之吏，一時驚散。公執其手，脫衣纏之，令僕夫出望之，寂無所見，乃啟門謂泣者曰：「將軍之腕已在於此矣。尋其血蹤，死亦不久。汝既獲免，可出就食。」泣者乃出，年可□七八，而甚佳麗，拜於公前，曰：「誓為僕妾。」公勉諭焉。天方曙，開視其手，則豬蹄也。

俄聞哭泣之聲漸近，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，相與昇輓而來，將收其屍以備殮殮。見公及女，乃生人也。咸驚以問之，公具告焉。鄉老共怒殘其神，曰：「烏將軍，此鄉鎮神，鄉人奉之久矣，歲配以女，纔無他虞。此禮少遲，即風雨雷雹為虐。奈何失路之客，而傷我明神，致暴於人，此鄉何負？當殺公以祭烏將軍，不爾，亦縛送本縣。」揮少年將令執公，公諭之曰：「爾徒老於年，未老於事。我天下之達理者，爾眾聽吾言。夫神，承天而為鎮也，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公曰：「使諸侯漁色於中國，天子不怒乎？殘虐於人，天子不伐乎？誠使爾呼將軍者，真神明也，神固無豬蹄，天豈使淫妖之獸乎？且淫妖之獸，天地之罪畜也，吾執正以誅之，豈不可乎？爾曹無正人，使爾少年年年橫死於妖畜，積罪動天。安知天不使吾雪焉？從吾言，當為爾除之，永無聘禮之患，如何？」鄉人悟而喜曰：「願從公命。」

乃令數百人，執弓矢刀槍鎗鏹之屬，環而自隨，尋血而行。纔二里，血入大塚穴中。因圍而鬪之，應手漸大如甕口，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。其中若大室，見一大豬，無前左蹄，血臥其地，突煙走出，斃於圍中。

鄉人翻共相慶，會錢以酬公。公不受，曰：「吾為人除害，非鬻獵者。」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：「多幸為人，托質血屬，閨闈未出，固無可殺之罪。今者貪錢五萬，以嫁妖獸，忍鎖而去，豈人所宜！若非郭公之仁勇，寧有今日？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。請從郭公，不復以舊鄉為念矣。」泣拜而從公，公多歧援諭，止之不獲，遂納為側室，生子數人。

公之貴也，皆任大官之位。事已前定，雖生遠地，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，明矣。

○來君綽

隋煬帝征遼，二軍盡沒，總管來護坐法受戮，煬帝盡欲誅其諸子。君綽憂懼連誅，因與秀才羅巡、羅逖、李萬進結為奔走之友，共亡命至海州。

夜黑迷路，路旁有燈火，因與共投之。扣門數下，有一蒼頭迎拜君綽，君綽因問：「此是誰家？」答曰：「科斗郎君，姓威，即當府秀才也。」遂啟門，又自閉，敲中門，曰：「蝸兒，外有四五個客。」蝸兒即又一蒼頭也。遂開門，秉燭引客就館客位，床榻茵褥甚備。俄有二小童持燭自中門出，曰：「六郎子出來。」君綽等降階見主人。主人辭采朗然，文辯紛錯，自通姓名曰「威污蠖」。敘寒溫訖，揖客由阼階，坐曰：「污蠖忝以本州鄉賦，得與足下同聲，清宵良會，殊是所願。」即命酒合坐。漸至酣暢，談謔交至，眾所不能對。君綽頗不能平，欲以理挫之，無計，因舉觴曰：「君綽請起一令，以坐中姓名雙聲者，犯罰如律。」君綽曰：「威污蠖。」實譏其姓。眾皆撫手大笑，以為得言。及至污蠖，改令曰：「以坐中人姓為歌聲，自二字至五字。」令曰：「羅李，羅來李，羅李羅來，羅李羅來。」眾皆慚其辯捷。羅巡又問：「君風雅之士，足得自比雲龍，何玉名之自貶子耶？」污蠖曰：「僕久從賓貢，多為主司見屈。以僕後於群士，何異尺蠖於污池乎？」巡又問：「公華宗，氏族何為不載？」污蠖曰：「我本田氏，出於齊威王，亦猶桓丁之類，何足下之不學耶？」既而蝸兒舉方丈盤至，珍羞水陸，充溢其間。君綽及僕者無不飽飫。夜闌徹燭，連榻而寢。遲明敘別，恨恨俱不自勝。

君綽等行數里，猶念污蠖，復來，見昨所會之處，了無人居，唯污池，池邊有大蚓，長數尺。又有蝸螺丁子，皆大常者數倍，方知污蠖及二豎皆此物也。遂共惡昨宵所食，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。